



张志欣 何香久 主编

二十世纪 中国散文大系

ERSHI SHIJI ZHONGGUO SANWEN DAXI

HEBEI JIAOYU CHUBANSHE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10

散文

二十世纪

中国散



文大系

10

张志欣

何香久

主编

目 录

唐 弢

故乡的雨	(1)
学贾	(2)
以虫鸣秋	(6)
化城寺	(11)
枕	(17)
如果	(20)
心的故事	(22)
桥	(24)
镜	(27)
消闲	(29)
辟虫夜谈	(32)
歌哭	(34)

草 明

一个私塾教师	(36)
--------	------

龙烟的三月	(40)
沙漠之夜	(43)
于黑丁	
夏	(47)
雾	(52)
宋之的	
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	(61)
在国防前线的西安	(68)
长子风景线	(74)
墙	(85)
一个相识者的死	(94)
方 敬	
荒城	(105)
扑满	(109)
老人树	(113)
圣洁的门	(117)
猎	(121)
白骨塔	(127)
没有名字的女孩	(131)
玉匣记	(137)
王西彦	
和平的古城	(142)
屈辱的旅程	(148)
严 辰	
流亡之什	(156)
塞上村落见闻	(161)

杜 埃

乡情曲 (171)

春天的步声 (176)

舒 湮

子不语…… (179)

瓦全的出路 (182)

天津桥上望洛阳 (187)

闹元宵 (192)

“上帝的子民” (194)

王 莹

云的故事 (197)

严文井

风雨 (201)

山寺暮 (221)

黑色鸟 (227)

给匆忙走路的人 (229)

三个晚上 (231)

枯黑的手 (233)

世界一点也不稀奇 (235)

人与猫 (236)

我吃了一串葡萄 (240)

莫 洛

播种者 (241)

投宿者 (243)

诘问者 (246)

海边 (247)

未锁的门	(249)
夜哭	(251)
红雀	(253)
歌的海洋	(256)
生命被审判	(259)
花草	(264)
珍珠与蚌	(266)
大爱者的祝福	(268)
周黎庵	
遗民今昔	(270)
定命论者的寓言	(272)
碧 野	
募捐	(276)
血泪	(280)
母亲	(289)
奔流	(294)
刘白羽	
绿	(299)
同志	(302)
记左权同志	(306)
田 涛	
荒	(316)
庄瑞源	
五月的船	(327)
苏 青	
豆酥糖	(335)

外婆的旱烟管	(340)
小脚金字塔	(347)
海上的月亮	(352)
谈男人	(356)
骆宾基	
阿毛	(362)
夏忙	(365)
在庙宇里	(368)
戏台下的风波	(374)
陆 地	
爬犁及其他	(380)
郭 风	
山鸟	(386)
山店子	(387)
水·番莲花	(389)
隐花植物	(390)
土地	(392)
湖	(396)
草场	(399)
河的怀念	(401)
阳光在远处	(403)
种瓜	(405)
江	(408)
耍猴	(411)
黄 裳	
白门秋柳	(415)

森林·雨季·山头人	(423)
叫好	(432)
怀侯喜瑞	(434)
大白脸	(436)
论蒋干	(439)
关于刘瑾	(441)
秦 牧	
“谢本师”	(445)
蛇与音乐	(447)
豪猪的哲学	(450)
白鱼·黄鱼·黑鱼	(452)
含泪的幽默	(457)
人肉	(459)
死海	(461)
田一文	
金子	(468)
残梦	(469)
雷	(471)
江之歌	(472)
何 为	
青弋江	(475)
大地的脉息	(477)
萤火点点	(486)
江边	(489)
白鹭河上	(493)
罗先珂	

八斤囡	(503)
海	(505)
“三关”之外还有“关”	(508)
春天	(511)
黄鹤楼	(512)
丽 砂	
夏天	(516)
阳光	(517)
墙	(518)
江湖碎片	(519)
冬的故事	(520)
春天散曲	(524)
铃	(528)
檐雨	(531)
写在灵魂的碑上	(533)
梁绍文	
邮船上的两个印度人	(537)
五风十雨的星架坡	(541)
活入阿鼻地狱的猪仔	(543)
严既澄	
随无涯室记	(547)
张爱玲	
童言无忌	(556)
钱	(557)
弟弟	(560)
道路以目	(561)

爱	(567)
谈女人	(568)
有女同车	(572)
无名氏	
雾	(574)
僧二	(576)
拉丁之凋落	(578)
火烧的都门	(581)
林达与希绿断片	(584)
默想	(587)
沉思试验之三	(597)

唐弢（1913—1992）

原名唐端毅，字越臣。笔名有风子、晦庵、若思、桑天、横眉等。浙江镇海人。十六岁考入上海邮局当邮务佐。1930年后，在地下党领导下参加工人运动，担任文字宣传工作。1933年起，在上海《申报·自由谈》副刊上开始发表杂文。抗战期间，参加了1938年版《鲁迅全集》的编校工作。以后又支持《鲁迅风》的出版，编辑《文艺丛刊》，并在几个中学任教。1942年，离开邮局在联华银行担任秘书。抗战胜利后重回邮局，并与柯灵合编《周报》，后编《文汇报·笔会》副刊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先后任上海邮政工会常委兼文教科长、复旦大学、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，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、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，《文艺阵地》、《文艺月报》副主编。1959年调北京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。主要作品有《推背集》、《海天集》、《边鼓集》、《横眉集》、《松涛集》等。

故乡的雨

江南的春天素称多雨，一落就是七八天。住在上海的人们，平日既感不到雨的需要，一旦下雨，天气是那么阴沉，谁也耐不住闷在狭小的家里；可是跑到外面，没有山，没有湖，也没有经雨的嫩绿的叶子，一切都不及晴天好；有时阔人的汽车从你身旁驰过，还得

带一身泥污回来。

记得六七年前初来上海读书，校里的功课特别忙，往往自修到午夜；那年偏又多雨，淅淅沥沥，打窗飘瓦，常常扰乱我看书的情绪。我虽然不像岂明老人那样额其斋曰：“苦雨”，天天坐在里面嘘气，但也的确有点“深恶而痛绝之”的念头。

可是这种事情只在上海才会有。少时留居家乡，当春雨像鹅毛般落着的时候，登楼眺望，远处的山色被一片烟雨笼住，村落恍惚，若有若无，雨中的原野新鲜而又幽静，使人不易忘怀！尤其可爱的是夜间。不知哪一年春天，我和两个同伴，摇着小船到十里外一个镇上看社戏，完场已是午夜，归途遇雨，船在河塘中缓缓前进，灯火暗到辨不出人面，船身擦着河岸新生的茅草，发出沙沙的声音。雨打乌篷，悠扬疾徐，如听音乐，如闻节拍，和着同伴们土著的歌谣，“河桥风雨夜推篷”，真够使人神往。

这几年投荒到都市，每值淫雨，听着滞涩枯燥的调子，回念故乡景色，觉得连雨声也变了。人事的变迁，更何待说呢！

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

学 贾

两三年来我很想专心学贾，“薄文人而不为”，结果却一无所得，使白发的老母终日为生活愁伤，想起来不免暗暗叹息。我之不能成为商人，正如至今还算不了文人一样，原是十分自然的。以家世论，我的父亲下过田，祖父是十足的农人，推而至于曾祖高祖，也莫不以庄稼务生，躬耕力作，视虚言和浮华为可耻。所以家里没有一本藏书，也寻不出一张算盘，从大门到堂屋，一连串放着犁耙、锄

头、簸箕、篾簾、谷箩、稻桶、风箱和石臼，大门厢是牛房，院子里养的鸡鸭，满地污矢，一上来很难插下脚去。自然，这是颇不雅观的，然而务合生产，使物尽其用，却是农民的真正本色。

我没有见到祖父，他在我出生两年前已经去世。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，父亲也很快不再下田，有时还穿上长衣，成为同伙道里的“要人”。修桥的时候他做头；导河的时候他监工；兴学的时候他募款，推而至于社戏庙会，事无大小，可总有他的份。白天里赶东赶西，忙着所谓“公益”的事情，直到二更向后，这才打着灯笼，和几个同伙的邻居一起回家，叫开几家合用的大门，他怕惊醒整日辛劳的母亲，用手指顶住通向内室的窗櫺，从窗槛里跳入，蹑着足进房，不声不响的睡下了。第二天一早又出去。有一次，母亲带笑埋怨道：

“这样暗里来暗里去，哪里像个正式的夫妻！”

然而父亲又实在忙。地方的“义务”以外，他还不自量力地跟绅士们合股开过碾米厂，好几次都失败，主意却总是不改变。偶尔往田畈里巡一转，高卷起裤管，仿佛怕碰上污泥似的，他就这样渐渐地和土地隔阂了。直到后来，我之终于投身都市，也正是这种隔阂招来的结果。

时间是会来复的吗？

倘言学贾，这已是双重的失败，我是连青春的财富也都亏尽输光了。然而钱货不能幸致，童年却终可忆念：每到春天，小屋子关不住我的心，那时便和父亲一样，大清早出门，独自奔向广阔的田野，然而我没有“义务”，也不为“公益”，倒往往是出于个人的欲望，想从地母的怀里取得一点什么。最普通的是荠菜和马兰。马兰叶似辣蓼，荠菜又名花脸菜，花脸云者，就是小丑——乡下戏文里不可缺少的逗人发笑的角色，以之名菜，除了瓣形略如镂花之外，颇带一点普遍和轻贱的意思。我所常剪的就是这两种。

三月三，
蚂蜂上灶山，
芥菜过时挑马兰。

蚂蜂即蚂蚁，挑是剪的意思，是我们乡下的土话。祖母最喜野菜，一看见满篮子提了回来，也就一面笑一面唱道：

芥菜开花碎唠嘈，
为人在世气难淘。

什么又是气难淘呢，我没有深究含义，只要叫得口顺，也便跟着唱了起来。按诸年龄，虽然颇不合适，但这是别人的创作，并非故意的老气横秋——如有些“少爷文学家”^①之所为。我希望不至于被牵丝攀藤的拉扯到。

芥菜马兰头之外，田园里还有肥嫩的杞子脑，鲜红的覆盆子，紫云英开着小花，望去像一片海——绿色的和紫色的海。偶尔也有白色的，据说可以入药，却比较的难遇到。及等这些和金花菜同被耕去，作为肥料，翻入底层，田里大约积了水。此后便是蛙的世界，螺的世界，鳊和泥鳅的世界了。

我不喜欢蛙，以为它的模样儿过于浮夸，对其同族蛤蟆和遗族蝌蚪更无好感。每见城市小孩蹲集街头，拥挤着购买五线谱上黑音符似的小虫，不免暗暗好笑：这样的童年是贫乏的。到乡村去，听一听水田里的它们的声音吧，在黄昏或者清晨的时候。

——咯咯咯，咯咯咯！

① 当时有人从抗日阵营投向敌伪方面，年纪很轻，却写着老气横秋的文章，大家称他“少爷文学家”。

叫声一无变化，然而时起时落，远远听去，却也悠闲有致，这是蛙类最可称道的本领。吞食害虫之类是别一回事，并不在童稚的感觉之内的。我不知道虫鱼的不能发声，究竟是悲哀还是幸福，这在能言的人类却是一种虐政。因此想到青蛙时就不免为田螺叹息，它在水涡里默默地巡蜒，静静地守候，将生命交给时间，这可怜的东西在期待什么呢？

——躲在小小的壳里你期待什么啊！

期待河蚌壳里的美女？这有点荒唐，而且并不比浮夸好。我于是颇不满意。长竹竿头缚上个小袋，用铅丝撑住口，往泥淖里只一撂，它便翻个筋斗，毫无抵抗地落入网中了。为要打击藏在硬壳里的妄想，我摔碎它，带回家里喂饲黄毛小鸭去。

小鸭呷呷地啜着，满意地点着头。

有时这命运也落到鳝和泥鳅的身上。

就宗教立场说，我知道杀生是残酷的，然而试一回顾，谁的一生里不充满着这样的故事？“恶之欲其死”，直截了当，原也无话可说，可怕的倒是别样的事实：为了爱，反而剥夺了所爱者的生命，这才是莫大的悲哀。世上真有忏悔，想来一定是从这里出发的吧。

我能没有这样的回顾吗？

人事过于痛苦，我不如忘却，再回到草木虫鱼吧。花草中我喜欢木本的，尤爱果树；水族里则是鲫鱼和螃蟹。这还是农民的血统在作怪，颇有一点功利主义的倾向。捉过鳝和泥鳅之后，正是垂钓的季节，钓固不同于捉，不至于弄得满身淤泥了。然而一要经验，二需耐心，为了讲究舒服，远不如吃饭睡觉之容易，又兼费手脚的劳力。

不过倘求兴趣，却总得向劳力发掘的。

江南原是水乡，曲港流水，小桥人家，到处是河流和池塘，只要是河流和池塘，又随地可以放下钓丝去。鲫鱼栖于深水，夏天垂钓，

宜乘早凉，东方刚一发白，我就一骨碌爬起身来，带着钓竿和网兜，匆匆的奔向塘边了。先是看定位置，撒下碎米，然后加上饵——大抵是蚯蚓或年糕，慢条斯理的钓起来。这种时候，倘有相好共话，自然是非常幸福的，契诃夫的小说《坏孩子》里就有动人的场面。可惜其时我还年少，找不到可以算作情人的对手，生活十分平凡，实在太不“浪漫谛克”了。

然而我由衷的喜欢这样的生活。从很小的时候起，就爱独处，不愿意和别人去厮混。我的朋友大都是些不能发言的东西：花咧，草咧，石咧，水咧，还有鱼——自然，那是指的不抽板烟^①的一种。

我就这么的钓上一早晨，通常是七八条，手掌那么大。带回家去，一，可以佐膳饌；二呢，养在缸里防腐水，当然也为了供玩赏，而且我还以为它比金鱼好，主要是泼刺。

泼刺，是可喜的，不幸这已是回忆，我不如不说吧。现在是连蛆虫也在自诩伟大的时代，学贾尚且失败，我大概只能捉泥鳅，拾螺蛳，重回水乡，再去和鱼蟹为伍了。

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

以虫鸣秋

一年四季，我现在喜欢的是春天。

说是现在，因为这是近来才有的感觉。年纪过了三十，却忽然

① 曾经在《现代》上写过一些较好的诗的路易士，这时编辑《诗领土》月刊，出版《三十前集》，在其同伴吹捧下，诗歌倾向愈趋极端，不可理解。写了许多关于鱼的诗，至有“抽板烟的鱼”等名句，人称“诗鱼”。

喜欢春天，喜欢红色，喜欢和二十岁以下的青少年打交道，究竟是生命的活力突然转强，抑是预感衰退，遂不免起了依恋之情呢？我自己也无法回答。不过，倘在十几年前，或者溯而上之，倘在二十年前，情形就和眼前的不一样。尽管年轻好弄，跳跳蹦蹦，脱不了孩子的脾气，但以季节而论，我爱的却是雁来以后的秋天。

我爱秋天的淡泊和明远。

十几年前，那时候我在一个中学校里念书，每周只上五天课，两天半是中文，两天半是英文。课余多暇，自己就学些做诗填词之类的勾当。诗词，按照中国的老例，是必须从多读入手的，因此也翻翻前人的集子，希望从那里得到些须的影响。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这是闲适；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，这是苍凉；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这是悒郁和惆怅。童稚何知，然而面临萧索，想起来也不免为之惘然。中国的诗人对于这点是特别敏感的，我虽然三不像——学稼、学贾、学书都不够格，每逢提笔，却也无法抵御秋意的来袭。

诗词，它让我看到春青背后的红叶。

不过我的真正爱好秋天，却远在能读这些诗词之前，少说也该有二十个年头了。那时候，天地似乎比现在阔大，山河似乎比现在年轻，而生活，当然也比现在有意义——即使是最小的虫蚁吧，我也觉得十分可亲，它们仿佛都能说话，用的是一种歌唱的调子。说得最为悦耳的自然还是秋虫。

我因此渴望着西风的起来。

炎夏向尽，梧桐已开始落叶，街头树间，时而传来一阵刺耳的繁音，“知了，知了”，叫声较为噪厉的是螳螂，“乌有，乌有”的是蟋蟀。中国的文人是最喜欢代人立言的，有时候也代物——著名的如禽言，并且还及于昆虫。刘同人《帝京景物略》里说：“三伏鸣者，声躁以急，如曰伏天伏天；入秋而凉，鸣则凄短，如曰秋凉秋凉。”他以